

余志辉◎著

越陷越深



无奈丈夫，含泪献妻换工程
风流市长，贪淫无厌奸烈女

珠江文艺出版社

5
47

越陷 越深

Yue Xian Yue Shen

余志辉 著

珠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陷越深/余志辉著/珠江文艺出版社,2004.7

ISBN 962-85984-3-0

I. 越… II. 余… III. 珠… IV. 长篇小说

责任编辑:王自力

封面设计:刘梁伟

版式设计:晓江

越陷越深

出版:珠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518019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布心工业区9栋613

承印: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印刷厂

规格:850mm×1168mm

印张:13

版次:2004年7月第1版

印次: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62-85984-3-0

定价:23.8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YUE XIAN YUE SHEN

无奈丈夫，含泪献妻换工程
风流市长，贪淫无厌奸烈女

越陷越深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余志辉，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电影家协会会员。曾先后载入《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华人艺术界名录》等。

主要作品有：

影视剧：《两代人的苦恼》（获中央电视台乌金杯三等奖）、《二滩前奏曲》、《人生终点站》（获四川省政府三等奖）、《魂系三峡》、《飞虎行动》、分别由峨影、攀枝花电视台、四川电视台、贵州影视公司先后摄制。影视剧本《在铁树开花的季节》、《红土地黑土地》、《烟火人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密林奇情》。记实文学：《瘦狮雄风》、《二滩卫士风采录》、《一个成功者的秘密》、《摘星星的人们》、《闪光的轨迹》等。散文及其他作品数十万字。

越陷越深

余志辉^著

珠江文艺出版社

生性风流、贪赃枉法的副职市长；

鞍前马后、心术不正的市长助理；水性杨花、自甘堕落的机关丽人；

偷香窃玉、以权压人的质监站长；青春靓丽、性情

刚烈的知识女性；英俊潇洒、机灵过人的公司老

总；在风尘滚滚的江海市演绎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官场、情场、商场**

的悲喜剧！

内容提要

青春靓丽的知识女性兰梦月为逃避地痞无赖的纠缠背井离乡，在火车上偶获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机灵过人的兰梦装饰装修公司总经理苏剑鸣拔刀相助。两人一见钟情，不久便闪电结婚。

兰梦月的出现，令主管建筑的副市长汪良峰寝食难安。汪良峰其人生性风流，最好拈花惹草，他手中的权势令多少女性或心甘情愿或无可奈何地爬上了他的床第投进了他的怀抱。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兰梦月搞到手。

兰梦月的出现，同时令暗恋了苏剑鸣四年的公司会计罗兰花妒火中烧，痛不欲身，她决心要毁了兰、苏二人。在她的精心策划之下，一场灾难降临到了他们头上——兰梦月流了产，苏剑鸣腰椎间盘突出住进了医院。兰梦月出院后，被汪良峰假借考察学习带去

外地。此时，罗兰花已以色相引诱威逼公司副总经理何维才就范并提走公司现款 680 万而逃之夭夭，最终惨死于国境线上。

汪艮峰想得到兰梦月的肉体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可兰梦月多次设法没能让他得逞。汪艮峰心里大为光火，发誓要让她好看。

兰梦装饰装修公司陷入了困境。为了拿到商务大厦的装修工程，苏剑鸣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以牺牲兰梦月的肉体来换取竞标的胜利。兰梦月在喝下放有药粉的酒后，陷入昏迷之中，汪艮峰趁机占有了她。兰梦月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清白的肉体竟被汪艮峰玷污了，压抑不住被强奸的屈辱，她毅然从楼顶上飞身而下……

文中另有鞍前马后，心术不正的市长助理；偷香窃玉，以权压人的质监站长；水性杨花，自甘堕落的机关丽人。他们与作奸犯科，污辱民女的副市长一起，贪污受贿，强奸民意，为所欲为，污染了江繁市的大好晴空。随着兰梦月的死，等待他们的将是正义的审判！

刚过罢春节，华西平原上尽管还带着丝丝寒意，春色却已悄悄地爬上油菜儿的枝头。那勤劳的蜜蜂在田间地头忙忙碌碌、嗡嗡嘤嘤地飞来飞去，争相采那金灿灿的蜜；报春鸟在树上扯开嗓子，唱着清脆悦耳的歌；那白灿灿的菜花儿在嫩绿的枝条上绽放着；那绿油油的麦苗儿拥拥挤挤、推推搡搡，正一个猛劲儿地往上蹿，它们既像竞技场上的勇士，又像生意场上的商人，暗自较着劲，互不相让，相互争夺空间，相互争夺营养，都想自己长得特高，都想自己长出硕大的麦穗。春风掠过，那墨绿色的麦流，那黄绿相间的花流，荡漾着彩色的细浪，一浪接着一浪，逐渐伸向远方。

火车，风驰电掣般地飞逝在华西平原上，无情的浓雾锁着华西大地，天地间皆是朦朦胧胧。懒洋洋的太阳像个硕大的火球，赤裸裸地来到人间，搁在那郁郁苍苍的竹梢上。那灿烂美丽的朝霞躲在雾帐背后不露真容。坐火车在华西平原上观日出，却别有一番情趣。

火车歇斯底里地吼叫几声后，缓缓停在了一个不知名的小站

越陷越深

上。赶车的人，争先恐后穿过检票口蜂拥而入。两个行踪可疑的青年人，一个五大三粗，一个高挑精瘦挤在人流中，垫着脚尖，伸长脖子贼眉贼眼地扫视着人群，像似在寻找什么目标。突然，其中那个高挑个儿，指了下右边远处的车箱前，在同伙耳边低语道：“看见了吗？在那儿。快！盯住她！”

那五大三粗的络腮胡子青年：“看见了。哼！我看她个臭婊子能往哪儿逃！”

顿时，这两人野蛮地拨开人群，快速向前挤去。

旅客们有的背上背着；有的手上提着；有的头上顶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争相上着车，一心一意想找个座位，实际上都是徒劳。正当春运繁忙时节，探亲返回的、外出经商的、打工的、返校上学的等等，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把一节节车箱挤得水泄不通。倒好，苏剑鸣还是挺幸运，他是在始发站上的车，虽然没买上卧铺票，但毕竟还有一个硬座，比起这些无立足之地的旅友们来，就幸运多了。猝然，他双眸闪亮，一位如出水芙蓉的少女闪现在他眼前。那少女在拥挤不堪的车箱过道中，一手吃力地举着一个不太大的提包，一手拨动着拥挤不堪的人群，艰难地向前挪动着窈窕的身躯。她那双妩媚动人的大眼睛滴溜溜地东张西望；那张红扑扑的瓜子型脸上、额头上布满了晶莹剔透的汗珠；一副质朴动人的模样儿，惹人喜爱。她像似在寻找搁放行李的位置，目光突然停在了行李架上苏剑鸣那漂亮而结实的密码箱上。苏剑鸣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顿时，像似有千万条蚯蚓在血管里涌动，一股热辣辣的暖流，瞬间蹿遍全身。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似有一种勾魂摄魄的魅力。苏剑鸣鬼使神差地站起身，笑容可掬地伸出双手去接过她的包，同时热情地说：“小姐，让我给你放好了。”

那女孩下意识地点了下头，但立即又露出了一丝笑容，微微地点头，声音黏黏地说：“谢谢！”

苏剑鸣一边放着行李包，一边喃喃地说：“只有我这箱子不怕

压,其实,也只有我这箱子上才有一点空隙,行李太多了,到处都塞得满满当当的。”

当放好她的行李包后,苏剑鸣才发现邻座的人都用一双异样的目光盯着他。顿时,他脸色绯红,方觉自作多情、失态。坐回原位后,他耷拉下上眼睑闭目养神,尽量保持冷静、沉默,不再去看那位女孩,以免旅友们瞎猜疑,乃至遭蔑视。这是一个敏感时代,男女间的风流韵事,是人们十分感兴趣的话题。不知怎么的,他越闭目不想,那女孩妩媚动人的样儿越是浮现在眼前,幽灵般地晃来晃去,挥之不去,撩人心魄,令他惴惴不安。苏剑鸣想到,自己大学毕业后走上社会已八年了,至今,还没有一个女孩能真正使他动过心,万万没想到今天与这位陌生的女孩邂逅相遇,竟会使他的灵魂出了窍。他暗自琢磨,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见钟情吗?也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他实在抑制不住内心深处那翻江倒海的激情,偷偷睁开双眼去看她,万万没想到她竟会和他心灵相通,也正定定地瞅着他那闭目养神的俊态,心里像似在想着什么。与他目光相碰后,顿时,那张白皙的脸上泛起了股殷红晕。她显得尴尬、腼腆,慌忙闭上那双秀目,掩饰其内心的羞涩。她那窘态,更加显露出一位纯情少女的俊秀质朴。

“呀!这不是我正要寻觅的女孩子吗?”苏剑鸣情不自禁地仔细打量起她来:她身材修长,高约有一米六五左右;长长的蛾眉下,长着一双水灵灵的杏眼。那眼若秋水,像似烟波浩渺的大海,深不可测,藏着她心灵深处令人难已捉摸的秘密;笔直微耸的鼻梁下长着微厚的、性感十足的小嘴;那张瓜子脸上,白皙中泛着淡淡的红云。真是一朵天然雕饰出的清水出芙蓉!使人惊讶的是,她那对眉宇之间,竟长出了一颗大小适中的美人痣。这种痣是苏剑鸣在印度支那电影中曾看到过印度支那妇女最喜爱的美人痣,不过,大都是画上去的,她可是实实在在地长在眉宇间的呀;乳峰隆起,丰满的酥胸十分魅力;天然丰韵的腰段下长着大小适中的

越陷越深

肥臀；那双修长的腿，简直无可挑剔。想象得出，要是她走起路来，那对高耸的丰乳随之微微地晃悠起来，随着腰姿和肥臀的左右摆动，整个身子定会像云一般飘来飘去，婀娜多姿。好一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苏剑鸣情不自禁的陶醉了！眯缝着醉眼，心中暗自思忖着，我要是能得到她，定会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去爱护她，爱得死去活来。

女孩虽然是闭着双眸，心中却莫名其妙地泛起一层层涟漪，直至席卷起那少女特有的青春狂澜。自从见到苏剑鸣这位多情而陌生年轻帅哥后，心潮难平。苏剑鸣身材高大，一米七五的个头，穿着讲究，西装革履，气宇不凡。不但像一位T型台上的“男模”，更具有一位年少有成的老板风度和气质；无形中竟成了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虽在暗暗告诫自己，如今世道复杂，千万不能随意倾心于任何男士，但她却又始终无法抑制住青春的躁动，怀中像揣着只兔子，在不停地蹦跳。耳边又不时响起老爸老妈离别时的千叮咛万嘱咐：“这世道女孩子外出闯世界不易，到处充满陷阱，特别要警惕人面兽心的伪君子，容颜娇美的年轻女孩更是色狼的猎物。千万别把自己当商品，到头来吃亏的始终是女人！洁身自好，好自为之。”可她又转念一想，父母的教导尽管重要，但不能死板教条呀！人非在真空中生活，关键是如何去把握；如果一味的谨小慎微，只有去当尼姑好了。不过，当尼姑也未必安全，因为现代和尚也不一定都吃素。再说，眼前这位十分帅气，气宇不凡的年轻男子，不正是我要寻觅的男性么？从刚才他乐于助人和那双敏锐而又善于传情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对我是有好感的。若是尚未婚配，我不理睬人家，岂不是要错过良机！不过，虽对他有意，也得藏而不露，沉着冷静、落落大方，要表现出一位知识女性的良好形像，良好素质，千万别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位轻浮的女性；色狼要警惕，但只有通过交往才能识别。大胆交往，谨慎行事，高度警惕，防止上当，才是上策。于是，她开始试探起苏

剑鸣来。她将身依在硬座的靠背上，单腿着力，不时交换着力的腿，还故意轻轻地叹息几声，同时流露出一副十分疲惫苦不堪言的样子。她这一着果然奏效。苏剑鸣本想亲近她正愁无计可施，忙起身让坐，友善而又真诚地说：“小姐，我看你站累了，还是先坐会儿吧。”

“不，没事，你坐吧。”女孩莞尔一笑，眼带谢意地瞅着他谦让着。

苏剑鸣见她态度友善，看出了她既想坐而又有意在谦让的心里。觉得她是一位可以靠近的女性，有门。于是，他灵机一动，便更加热情地说：“你先坐会吧，我去上个厕所，抽支烟，麻烦你先帮我占着位置。”

“好吧。”她终于坐下了，温情脉脉地点点头。

她那温情脉脉的一眼，却成了苏剑鸣永远难忘的一眼，顿时，他像云彩一样飘了起来，感到一种由衷的兴奋和喜悦，心里像吃了蜜，甜丝丝的。他到厕所小便后，走到车箱接头处燃着香烟，依身在车箱门框上没紧没慢地吞云吐雾；偶尔伸过头朝车厢里瞧一眼。又故意侧身对着她让她看出来他是在那里有意磨蹭，好让她多坐一会儿；让她理解他那颗善于体贴人的一片苦心。

“臭婆婆！你跑得快嘛！啊？快把钱拿出来跟老子回家去！”突然，一年轻男子横眉冷眼，脸上的青筋暴凸，气势凶凶地对女孩喝斥着，唾沫横飞，同时，还不可一世地往上捋着袖子。身边站着一位鼠目獐眼，满脸横肉，双手叉在腰间的年轻帮凶。这两人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个行踪可疑的青年人。

女孩惊愕地抬起头：“不……你！我不认识你。”她惊慌失措地往后缩。

“收起你那一套吧！不认识。你以为别人能相信你的屁话？老老实实跟老子回去，免得受皮肉之苦！”

那帮凶伸手挡了一下那人，在他耳边低语道：“二哥，还是先

越陷越深

让她把钱交出来吧，没钱了她就得乖乖跟我们回去。”

“那不一定，人家不是说，女人夹个扁扁货走遍天下不挨饿吗？就凭她那一副骚样，不管走到哪儿只要她往那儿一躺，男人就会送钱给她。”那人蔑视地看着她。

女孩受到了莫大的人格侮辱，气愤的狠狠乜了他一眼，道：“你……”

帮凶狐假虎威地威胁道：“我警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动起手来就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快把钱拿出来！”

“不！骗子！你两个都是骗子！我不认识你。”女孩由惊慌变得忿怒起来，脸色铁青，浑身颤抖着，双眸中闪烁着委屈的泪光。她用乞求的目光扫视了一眼相邻的旅友。这时候，她是多么希望谁能站出来帮帮她呀！可他们却像霜打过的茄子，个个都耷拉着脑袋，避开她的目光装着没看见。她感到是多么的孤独和凄凉。

其实，旅友们并非都是冷血动物，究竟谁是真谁是假，他们面面相觑，都被搞懵了。其中，一男子义愤填膺，正要站起身痛斥那两人，却被身边的好友拉住了。顿时大伙议论开了，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低声议论着：

“这年头啥人没有，说不定人家是在演苦肉计、演双簧，串通在一块合伙搞诈骗也难说。”

“千万别犯傻，这些人凶残歹毒，弄不好，捅你几刀，你得干挨着。”

“命丢了还不是白丢，要是丢下家中父母老婆孩子谁来管？”

“该管的不管，你我在这儿操啥闲心，说不定，这会儿那些乘警正在哪里神侃聊天呢；何必自找麻烦，还是少管闲事，明哲保身为好。”

“如今人心都凉了，有不少的人都变得麻木不仁了。”

“这也不奇怪嘛，有权有钱的人享乐腐化泛滥成灾。叫谁也会心凉的。”

.....

苏剑鸣依在车箱接头处抽着烟，脑子里胡乱想着心事。突然，他被车箱里传来的嘈杂声惊醒。猝然回头，瞧见他的座位处围了许多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立即快步走回去，用力拨开人群，发现两位青年男子正凶神恶煞地拉扯着那位女孩。那女孩正一边拼力挣扎，一边歇斯底里地吼叫着：“快救救我！他俩是骗子！他俩是骗子！”

“住手！拉拉扯扯干啥？”苏剑鸣怒目逼视着那两个青年男子。

这两人猝不及防，被他义正严辞的怒斥声镇住了，一时没回过神来。

正感到求助无望的那女孩，见苏剑鸣出现在眼前，像见到了救世主一样，拼命地挣脱手，闪到了苏剑鸣的身后，快求道：“先生，他俩是骗子，快救救我。”

苏剑鸣怒视着那两人，一语双关地低声道：“别怕，车上有乘警！”

那帮凶突然又吼叫了起来，像一条被激怒了的狼犬，眼睛血红，龇牙咧嘴地怒喝道：“闪开！她是我嫂子；少管闲事，不然老子不客气！”

苏剑鸣一怔。

“不！他俩是骗子！”女孩吼叫着。

顿时，苏剑鸣被搞懵了。他看了一眼那两人，马上又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女孩。她那双惊魂未定的眼里闪烁着恐惧和乞求的目光，多么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鸟，马上就要被老鹰叼走一般可怜。她真是他的嫂子吗？不，万一不是，这么可爱的女孩要是被坏人糟蹋，那就太遗憾了。他早有所闻，利用这种手段搞诈骗的大有人在，是真是假一时难以辨清。无形中，一种偏爱促使他先保护下弱者再说。于是，他灵机一动，对那帮凶问道：